

让思想拐个弯

公共楼道的用途

◆ 顾 土

公共楼道的用途是什么,是供人走路的,是供电梯不能使用时逃生的,估计人人都能说出来,不过,一旦实践起来,就遇到问题了。

30多年前,公共楼道是堆自行车的、放大白菜、摆蜂窝煤的、塞破砖烂瓦坛坛罐罐和废弃家具的。这是人们的无奈,家里逼仄狭小,不怕丢的自然会堆放在家门外。那时也不讲究家的外观、环境的美观,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谁还管门外是个什么模样?反正与自己家无关。不过,邻里纠纷也会因此而起,虽说都是不怕丢的,但真的少了棵白菜,缺了两块蜂窝煤,还是会怀疑这怀疑那,那些嘴上管不住,也就会冲着邻居吵起来。

大约是家里的破烂越来越少,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多的缘故吧,近十几年来,公共楼道堆放的东西开始减少,而且,凡是物业管理负责的小区,都会看见楼道里经常贴出告示: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只是这些告示的理由一概都是:防止火患、疏通逃生通道、近期有关部门将进行安全大检查,等等。其实公共楼道压根就不能堆放东西。

理直说得直,是如今我们生活的一大特色。无论身穿制服的管

理人员,还是聘用的保安,明明很硬的道理,一到他们那里都会变成: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也没办法;最近要大检查了,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暂时躲避;大家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体谅。

我家居住的这座楼道,所有的房子都是130多平方米以上,有的多达200多平方米,家家都很宽敞,可是公共楼道里还是堆满了自行车、摩托车。问他们为什么放在这里,人人都很奇怪这样的问题,这里不是公共楼道吗?在他们的习惯思维里,公共楼道就是应该大家一起堆放东西的地方。

从前说的公共究竟是什么,其实没人清楚,反正不是自己家的。但今天的许多公共,起码私人住宅的公共,面积是分摊的,家家都是出钱买的,算在了房屋的公摊面积里,实际是楼道里每家住宅的业主的。至于小区的公共草坪、公共道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更没有什么人明白了,于是,占用公共草坪和公共道路也就成为一种习惯,而且是很合理的习惯。

公共就是公有、公用,任何个人无权占为私有,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其他就无从谈起了。

本埠生活录

暮春的好

◆ 石 磊

之一,暮春天气,乍暖还寒。一天一地的深黑细雨,落得人心灰意冷。说给谁听会相信?本埠五月的天气,一早起来,竟还不离手地抱着个温吞热水袋,困兽一般,在屋里坐立不安团团转。

于如此的困境里,德安微信来了。一大早的,刚得了友人手制的老东西,快给我地址,递给你。

我识趣,一赶紧微地址,二绝口不问是什么老东西,蠢蠢一问,便被尽德安的绵绵细密心思,那是多么万恶的巨呆。思想不久之前的春宵,跟德安并肩立在南昌路一栋苍苍老洋楼上,细软夜风里,踱遍阳台长廊角角落落,身后垂帘门内,是华宴余兴,美人嚤嘶婉转,不胜凄凉的别姬楚歌。一字一句隐隐听来,深觉岁月亦如虞姬,一个转身,毫无商量余地,凌厉得发疯。那栋堂皇老洋楼,妄图整旧如旧,可惜,土豪手笔,终究是遍地的细节破绽。跟德安小声怨,看看,这砖,哪一块,是对的?德安黯然无语,神色里,一片清晖般的肃穆。便于那一夜,彼此知道了,都是倾一粒心,

无限眷恋古旧的人,尽管不合时宜,彼此倒是相互成全,一夜就成刻骨铭知己。

黄昏里,快递雨淋淋地,送来了德安的小包裹。手制的老东西,竟是一袋子笋脯豆豆,酱色饱满,甘香俊美,柜子里拣出一枚豆青老碟子,盛了,跟包子一起,于震耳欲聋的英国摇滚里,一粒一粒,细嚼慢咽。真的想不起来了,上一次,是谁,做给我吃,这样古老的零嘴?

夜里枕上,微给德安,谢谢darling疼爱。

之二,艳闪电到埠,快来快去,眼花缭乱,一个错身,就真的错过了。等我安定诸事回过神来,艳已经闪回了洛杉矶。微信里,不胜惆怅地望望伊,妃色娇软的薄薄春衫,一双细臂,绞在胸前,神态婉媚,欲说还休。艳是福建女子,泡茶手势不是一般的妖娆。最记得,台风过境的黑雨夜,于黯淡老楼上,喝伊断断续续泡了一夜的茶。那一夜的榻人广座,喧阗热闹,我都不甚记得了,惟一记得崭新的,是艳的静,伊于人从里,只是静得不着

总是想得太多

旧相识

◆ 戴 蓉

去文汇出版社会编辑,一眼瞥见她桌子旁边堆着的那本杂志,自言自语道:“没想到它还在。”编辑挥挥手将它送给我。

握在手里第一感觉是沉,和市面上所有的杂志一样,夹杂着花花绿绿的广告页。捧着一本厚厚的东西倚在床上看,常常想起鲁迅先生说的“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从前,它是轻薄柔软的,能让我用一只手攥住读上几个小时。然而毕竟是旧相识,这一期恰逢杂志出版三百期,看到纪念文章中刊出的创刊号封面,仿佛被一个多年未见的故乡人当街叫

住,而他呼唤你的,仍是当年的声调和语气,眼里几乎泛起泪光,谁会计较他不复旧日的清俊?

我一直怀疑它早已江河日下改弦易辙。然而它还在,就像赠我书的编辑在微信上给我的留言:“书需要时间来检验。”细看杂志封面的残荷图,一塘枯荷乍看衰颓,却可以想见它盛夏和来年的美。

阅读最快慰的事,莫过于知晓自己熟悉的作者仍在勤力地写,创作仍处于上升的势头。二十多年过去了,如果与彼此的年龄共同增长的除了哀乐还有智慧,是否时间的流逝和慢慢找上门来的老病死,就

细节是一种奢侈

上班路上,忽然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香味破空而来,然而稍纵即逝,像一个惊鸿一瞥的美女。再走一段路,那阵香味又随风而至,深深吸一口气,打从心底眉开眼笑起来,这个北方城市最美好的一段日子——槐花时节又开始了。

每年的这几周,我都会专门调整上下班的路线,好尽可能路过那几条栽种槐树的道路,最繁盛的几天,几乎整条路都笼罩在清香之中。在花香缭绕的这些日子,逛商场总会生出寻找槐花味道香水的冲动,然而槐花的字样只偶尔会出现在香水宣传的列表里,比如CK的一款香水:号称前调:竹子、芍药;中调:合欢花、洋槐花、香子兰;后调:白琥珀、香木、麝香,可是要来试着闻一闻,槐花清冽的香气淹没在芸芸众香中,几乎完全闻不出来。

许多花的味道是可以保存的,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51)

◆ 严 力

➡ 无论是谁设计了这个时代
千万别忘了设计
能让穷人拥护它的双臂

➡ 今夜是值得留恋的
因为你打了一圈电话
没一个人有空
今夜让你领悟了
个体的世界才是你拥有的

➡ 如果世界的内外都很圆滑
锐角就将无所事事了

➡ 有推翻但没建设的能力
这样的活儿动物也能做

➡ 生活没有原装的享受
只有在拼搏中获得享受
享受自己解决困难的能力

➡ 很多人在微博上
把名号取得像另一种性别
这让你无法辨别谁在说话

痕迹,乱花飞渡,一一都是于无声处的绝赞。

隔日,仿佛神来之笔,忽然收到艳快递来的福建土产,同利燕皮,惊喜真真泛滥成灾。微伊,怎么会?艳微,拜托故乡小表妹办的。完了,跟一句,这是,福州顶好的特产了。

百年老店的手工燕皮,切细了,落到沸腾腾的好汤里,下一点细春笋,再下一点绿芦笋,双笋伴一燕,清凛细美,真真至味一盅。

能镇静以对?“激滟如水的微光,渐次明亮,洋溢其无边的温暖与纯洁,无有恐惧,毫不惊悚,优美的山野次第延展,自由自在,被不可思议的爱包围,忽有人声人影,错身时,笑语:‘你回来了!’被接纳的归属感油然而生,如同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son)的遗言:‘被召回。’想必如此。”这是关于死亡,我读到最慈悲愉悦的想象。杂志中简媜的《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如是写。历经坎坷路途,始终相信有归属和安宁在前面等着,文学于痴心爱她的人,果然是温柔的救赎。

槐花的香味

◆ 阿 眉

譬如玫瑰,家中常备的玫瑰精油和纯露,随时打开瓶子都可以闻到那稍嫌甜腻却无比女性化的香气,完全与季节无干。然而芳香小铺中数十种精油列表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槐花的名字,于是每年槐花开放的时候就格外珍惜,贪婪地深深呼吸,等这几星期过去,就只好等明年了。

所幸还有槐花蜜,在专卖店中十几种蜂蜜里永远毫不犹豫地选择。肚子有点空心情不太好饥寒交迫的当儿,万试万灵的仙丹就是半杯水半杯奶两包红茶放微波炉高火一分半,放满满一大勺槐花蜜,奶香茶香加上花香,一大杯甜丝丝地灌下去,简直百病全消,眼中看出去的世界都美好了三分。

槐花还是一种时令特色美食。本地的菜市场春天总会有卖槐花的,去年的价格是二元一斤,煎槐

花饼、槐花馅饺子是小餐馆只有春天才供应的美食,家里最常吃常做的还是槐花麦饭,槐花时节买一两斤回去略拣一下洗干净,拌入面粉隔水蒸熟,简直不用怎么调味已经满口清香,口味重的可以调入蒜茸和油泼辣子,趁热吃固然美味,放凉了不用加热冷吃又别是一番味道。

许多年来,槐花香都是一种无法留下、无法复制、无法延续的香味,也许因为如此,每年的春天槐花开放,都是年中一件大事,却也无非是多到公园散几次步,坐在槐树下的石凳上和朋友多聊几次天。槐花麦饭还没吃过几次,槐花已经在菜场绝迹,枝头槐花亦渐渐零落,标志着短暂的春天正式结束,一个漫长炎热的夏季就此拉开帷幕。早在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和我一样郁闷: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

钢笔画世界

亚马逊热带雨林中印第安人木屋

杨秉辉 画\文

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主要在巴西境内,自玛瑞斯乘船约两小时许可以进入亚马逊森林腹地。其间有印第安人居住,他们的生活主要由政府供养,近年亦做些涉及旅游的营生。印第安人居住在丛林木屋中,此种木屋多沿河而建,亦有建在水中木筏之上者,1~2层,极简陋,家中多无长物。不过近年有些地方已经通电,则生活条件应有改观。如图中所示妇女身边赫然有洗衣机一台,只是,不知何故她仍在河中洗衣。

西南的琐事尘语

情 结

◆ 洁 尘

网购了三浦友和的《相性》。“相性”这个词是日文,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投缘”的意思。三浦友和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彼此性格合得来,相互吸引,做什么事都很容易产生共鸣。三浦用“相性”这个词来做书名,解释他三十年美满婚姻的秘诀所在。这本书字数不多,文字朴实清浅,拿到手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

随后把书架上的《被写体》又拿出来翻翻。《被写体》是三浦友和1999年出版的散文集,那是他的第一本书,书中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有十几年。出这本书时,三浦47岁,虽说接近知天命的岁数,但还是留有年轻时的一些火气,对媒体常年的围追十分愤慨,同时对“百惠的丈夫”这一身份也相当无奈且不甘。

当年看了《被写体》,有感而发,写了《情结》一文,收在了我的《华丽转身》一书中。其中写道:“翻看《被写体》,很是惘然。在三浦友的这本书里,主要写因妻子山口百惠一直被媒体追逐而导致他与传媒界恶战多年的感受,有醒悟,有结论,也有许多的歉意和心酸。我不知道那些被人围追的名人是否真的很悲惨,但是,读《被写体》我还是被打动了,重要的原因是青年时代的三浦友和给我留下的那种诚实本分的好感。常言说,‘男怕人错行,女怕嫁错郎’。两个意思放在三浦友和身上都很合适……苦

捱苦挣地当一家之主,一直生活在一个盛名妻子的阴影之下……”

我写这段文字时还年轻,对人生这件事,以为很懂,其实无知,经常下断言,现在读来真是羞愧。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加以纠正。

我后来觉得三浦友和真是幸福的男人,还不是因为现在读了《相性》这本书,而是这些年在看一些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发现他的面相越来越舒展。从演艺成就来说,虽说三浦友和的影视作品数量有上百部之多,但其知名度还是早年与百惠搭档出演的那些影视作品所奠定的,之后,作为演员的三浦友和是一个认真合格的演员,但的确不算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近年来,我在日影日剧中看到的三浦友和越发安详从容,越发安于本性且享受职业的乐趣,早年那种挣扎的痕迹一点点离他而去。

相性,真是美满婚姻的真谛,也是所有人际关系中能够长久相处愉快的秘诀。2012年出版《相性》的时候,三浦60岁了,呈现在文字里,气息笃定安稳,还能够自嘲,能够非常自信地展现家常的魅力,可谓活通泰了。